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小畜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集部

小畜集卷十八

宋 王禹偁 撰

書

上太保侍中書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上許殿丞論榷酒書

與馮伉書

與李宗諤書



卷十八
答黃宗旦書 二首

答張知白書

答鄭褒書

答張扶書 二首

答晁禮丞書

上史館呂相公書

答丁謂書

上太保侍中書

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裁書再拜有言于太保侍中黃閣之下某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後代帝王因而設諫官闕諫垣蓋所以順考古道而樂聞已過也舊制諫議大夫五品補闕七品拾遺八品皆卑其秩而薄其俸使無所顧惜而盡其謇諤也國家又以諫官因循緘默為事故詔改司諫正言之號循其名而求其實也非才識兼茂明于政體者豈宜居其位乎某亦何人輒玷是命待罪三館于今一年居則祿養

庭闈出則榮奉朝請上無益於國而下有蠹於民乃名
教中罪人耳但以聖君賢相共成大化羣材品物茂育
長養而不有功力故假此而偷安矣昨奉御札以邊事
未寧許百官各上封事為諫官者得不內愧于心乎某
因詣上閣陳所見十事其五事言外任其人其五事言
內修其德且引漢文帝時事迹以為比類所恨不知兵
事不游邊土則外任其人之事皆臆說也適足資帷幄
之戲笑矣且念少苦寒賤又嘗為州縣官人間利病亦

粗知之則內修其德之說皆實事也用之則朝行而夕
効矣然某道孤勢危辭理切直心甚懼焉非大丞相論
思之際救援開釋之以來天下言路則斥而逐之猶九
牛之一毛也敢露腹心以乞嗟憫某惶恐再拜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三月一日左司諫知制誥王某謹致書于淮海薛侯閣
下先民有言曰貴視其所舉貧視其所取今天下貴而
舉人者有大丞相在此不復議直以取與之道干于閣

下非為己也將為人也非止為人也又將為道也唯閣
下詳擇焉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于六經
汎于羣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
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之儔也先君嘗為涇原從事幼
而侍行故叅政竇公撫頂歎異以女妻之偉乎竇公能
知人也如是去年冬携文百篇遊輦轂下兩制司言之
臣覽之振駭僉謂今之舉公未有出乎其右者僕與之
遊甚熟問其居則曰家潁川問其業則曰衣食之具僅

不給妻子斯亦聖朝之遺賢吾道之深耻也且念世之服儒冠而得祿者位至尚書則月俸五萬而給長幼者三分有二其下者從可知矣又豈能哀王孫而知國士乎至于分茅土為公侯者僕又希識其面矣惟閣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將軍官而能市義禮賢讀書好古知丁謂者非侯而誰是以裁書薦才不遠千里至止之日幸解榻焉勿使郭代公于襄陽輩獨稱義于前代也某白

上許殿丞論權酒書

殿丞閣下某聞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也今之所貢皆可言之事有可行之利故不謀名位之相縣不虞樞機之見辱也望閣下留意焉某自前歲策名起家作吏于成武無功無過偶歷一考而國家有長洲之命越江而來蒞事亦未浹旬亦嘗聚簿書以閱之則見長洲之民著版圖分地利者止七八千家歲出租錢餘一萬七千緡秋輸賦米復不下十萬石重以鹽法通商又有加焉某以為賦輿之重出蘇

臺五邑之右是閤下舊治之地不待一小吏言而後知也今又聞朝廷以浙江權酷于民不便比歲多犯禁者是用擇能臣以釐革之是行也閤下知天子不為利也為措刑而愛人也某竊聽輿言以為閤下將取一郡權酒之數分于編戶然後聽自釀而沽諸是亦割赤子之肉飫倖民之腹也某竇惑焉且錢氏據十三郡垂百餘年以琛賈為名而肆煩苛之政邀勤王之譽而殘民自奉者久矣屬中原多事稔小利而忘大義故弔伐之不

行也洎聖人有作錢氏不得已而納其土焉均定已來
無名之租息比諸江北其弊猶多今若又以榷酒之數
益編戶之賦何異負重致遠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
石焉何以堪之諒閣下必不為爾况閣下居士大夫之
位讀古聖人之書赫乎大名暉映朝右自當以興利除
害為己任又非小吏之所及也然屋漏在上知之者在
下閣下試思之使江東之地百萬家以至子孫受閣下
之賜者在此時矣某縣吏也舉字人之職以貢說是非

得失固不自知惟閣下寬而勿罪

與馮伉書

某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也擯斥李吉甫不容于朝及贄有南賓之貶而吉甫方為刺史贄之門人故吏亦皆危之洎到貶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寮見宰相禮又贊皇公之秉鈞也排逐牛僧孺有循州之責及德裕南遷竒章公量移在汝贊皇路由此郡而僧孺接之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嫌隙為意

賢哉二君子之操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
邪某向以紫微郎兼廷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商
於之命而親友間往往相唁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某
則獨以為不然且夫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
報矣今某于閣下議刑公事也擢第同年也閣下豈以
為怨乎雖某之名位才業望忠州贊皇也遠矣而閣下
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甫僧儒之為人乎望閣
下觀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窮愁之中少假氣馘則遷

客之幸也某頓首

與李宗諤書

月日商州副使王某謹遣家僕致書于學士足下日者
逋僕自京師來辱惠手翰敦勉過厚幸甚幸甚因竊自
念某寒士也足下相門也某在罪譴之中足下處嫌疑
之地不當如是之至也某自束髮以來與人遊且多矣
能不以炎涼為去就者雖貧賤之交固亦鮮得况貴胄
乎豈某之末學小道能動足下之心邪將足下之秉仁

執義不以某為累邪若兩不然者何其愛我之深也因

恃知已輒復云云惟足下始終留意焉某讀唐史見元

和中劉禹錫擬刺播州播非人所處而夢得有母時柳

宗元同制貶柳州固欲以柳易播會宰臣裴度亦為啓

奏其事憲宗遂移善地書諸信史以為美談至今君子

伏裴柳之義而嘉章武之仁也區區之懷實望于此然

其待罪來斯未及滿歲固宜慎言動而俟恩宥也今又

妄動者誠以家君七十有五齒髮甚衰生身以來未嘗

暫去鄉里頃年前某為長洲縣令侍親而行姑蘇名邦
號為繁富魚酒甚美俸祿甚優是時親年方踰耳順子
孫婦女聚在眼前尚念丘園忽忽不樂况今年愈衰家
愈遠當非肉不飽之際旅食于商山中其為情況不待
具言而可知也脫不幸疾恙則地無醫藥何以慰人子
之心乎又父母之情惜其幼子家弟少失母愛叙婚甚
晚前年某忝職閣下始能為娶一婦今年聞有孫矣而
家尊未及見此所以當食興歎永夕不寐悲咤而不能

解者為是也前時家弟自荆南乞丐以來數日而去臨
岐聚泣聞者淚下况昆仲三院妻女九人亡者未祔葬
生者待婚嫁散于彼者餬口于人繫于此者絕俸于官
其為窮人亦無伍也某嘗自計之一歲則僕馬去矣再
歲則囊橐竭矣苟至是而量移其能行乎牽復果能起
乎靜思熟慮未免一訴然前事是非不敢較辯直以窮
苦聞于帝閣所望者移近鄉園少得俸入樂偏親聚窮
族而已斯亦自便其事未知上果從乎訴而不得則無

所望也默而不訴則有所恨也今已瀝懇拜章附遞入
奏惟足下極力振拔之某再拜

答黃宗旦書 二首

秀才足下走僕枉書惠顧遷客幸甚幸甚且觀來書之
旨似求知于某者何其誤也又以某嘗仕于朝與進士
孫何丁謂交二子皆得高第某能知人矣復引人不易
知知人則哲之義非知言也夫知人之道惟帝時難敢
輕議哉某向之知二子之文業文者知之非某特知之

也是二子取高第者命也某何力之有焉今足下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將知之矣豈止某之一人哉必曰立朝廷司文翰者能以心之公私輕重于後進間則非某之所聞也杜紫微曰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其成名不肖未有所喜懼何不公邪足下誠能知求名者文也成名者命也又何求乎某之知邪又何後乎二子之名邪某白

又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
僕齋書且引孫何丁謂之事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
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
學士留闕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洎某黜守滁上生
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
於我也甚善甚善觀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
胡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數十家得失剖析

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于我也厚矣我之于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于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儼人必于其倫又曰人之有過各

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
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
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揚雄而已晁錯何人
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錯之
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體
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
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伯
者蓋言漢文止正師納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

子亦霸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人誠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于三叔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于嬖鄧通為弄臣放賈生為王傳惑辛垣平之祆而

黷祀五帝忿馮唐之諫而曰獨亡間處邪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褒文稍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於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如某頓首

答張知白書

某白校書先輩足下辱示籍田賦汙樽銘律賦歌行凡五章且以書至似有所質于僕者何過聽自損之若是邪豈所謂敏而好學不耻下問者乎僕雖不敏得不為

足下少陳梗概以叶大易同聲之義哉夫賦之作本乎

詩者也自西漢以來文士若相如楊雄班固輩皆為之

盖六義之一也洎隋唐始以詩賦取進士而賦之名變

而為律則與古戾矣然拘變聲病以難後學至使鴻藻

碩儒有不能下筆者雖壯夫不為亦仕進之羽翼不可

無也銘之義本乎鍾鼎孔悝之家廟詳矣歌又雜詩之

倫也故書曰詩言志歌咏言又詩序云嗟嘆之不足則

咏歌之此其始也吁哉後人流蕩忘反蓋其得也薦宗

廟播管絃其失也語淫奔事詭怪而已凡是數者足下
盡知之矣僕又申明之者欲足下深識之也僕嘗隸東
觀直綸閣者數年矣天下舉公以文相售固亦衆焉如
足下之文實亦鮮得况可畏之年日新之業僕安敢測
其涯涘乎來書勤拳聊以此報某白

答鄭褒書

某白鄭生秀才足下前年八月僕自長洲令徵拜右正
言直史館既滿歲遷左司諫知制誥天下舉人日以文

湊吾門其中傑出羣萃者得富春孫何濟陽丁謂而已
吾嘗以其文誇大于宰執公卿間有業荒而行悖者既
疾孫何丁謂之才又忿吾之無曲譽也聚而造謗焉以
吾平居議論嘗道浮圖之蠹人者乃始為吾沙汰釋氏
䟽盛于髡褐之徒又云孫何論著以無佛京城鉅僧側
目尤甚未幾吾坐朝事貶官商洛謗者得志喉加響而
舌益滑也明年孫丁俱取高第又明年吾被召赴闕而
謗猷稍衰今春吾自西掖召拜翰林學士天子寵遇任

委過于往時而僧之不樂吾者復以前事啁吠吾以為
無能為也在內庭果百日而罷然遷秩臨民恩也去近
侍治小郡罪也將理裝之官有進士林介者食于吾家
七年矣私謂吾曰今茲詔罷貢舉而足下出郡進士皆
欲疾走滌上以文求知吾謂介曰為吾謝諸公慎勿來
滌上吾不復議進士之減否以賈謗矣今携文而來者
吾悉曰韓柳也贄賦而來者悉曰裴李也齋詩而來者
悉曰陳杜也復加禮焉謗則彌矣區區者皆是何其韓

柳裴李陳杜之多也且吾學聖人之道受明王之知三
掌制誥一入翰林以文章負天下之望何其多可易與
胷中混混乎無分別之若是邪不如絕之可也介亦以
為然既登舟中夕思之心又甚悔夫士君子立身行道
是是而非非造次顛沛不易其心吾以一失職而不交
賢士斯自棄也下車以來有進士皆接焉數日前得生
書讀之因自賀曰向如前謀則失鄭矣洎與生語見生
言訥而貌莊氣和而心謹吾益自喜于得生也退而閱

其文句辭甚簡理甚正雖數千百言無一字冗長直得
古人述作之旨耳會吾瘍生願領中心無慊未遑與生
款生復貽書抵吾覽其言可謂直而不肆者也且出孫
氏昆仲在陝郊時送生二序孫之為人剛果公正未嘗
輕許可人序生之文情至而義切非生不能致其然也
是生之道與孫丁同而命未偶矣吾又欲生謁滁之僚
屬生固拒吾曰某數千里來所求見者執事耳詣他人
非本志也又問生之抵滁舟邪乘邪生曰徒步而至豈

非不隕獲于貧賤者歟又非謀道不謀食者歟以生之
文高行修之如此而患無所立吾不信矣生宜愛其身
而有待也生之書首引孫丁之事故吾述其始末文不
覺繁生持吾文而往道如孫丁者示之可也苟非其人
不獨厚吾之謗也將窒生之進也生志之七月十三
日尚書工部郎中典滁陽郡王某頓首

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為同恩生故僕

凡事子之兄事子之父子之于僕亦弟也子又携文致書問道于我雖他人宜有答也况子之于我哉然僕頃嘗為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數年矣雖強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是見僕道益荒而文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謫吏頓挫摧辱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黽勉于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為子力讀十數章茫然難得其句昧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

俗矣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

者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
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
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
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
不彰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
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
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
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弔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簪者模

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為文以不同俗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背經旨甚可嘉也如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

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于時也某頓首

再答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為證生繼為書啟謂揚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為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揚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為雄自大之辭也非格

言也不可取而為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
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宏光大而生萬物天地
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後謂之盡則天
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唯易也易之
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為學科其義甚明
而可曉也雄之太玄即不用于當時又不行于後代謂
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
義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

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邪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

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
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嘆也今吏部自是者著
之于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
焉其略云儋石之儲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
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
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
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劉向
揚雄為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

之列于漢書若相如上林賦諭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揚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有江翊黃者自謂好古僕見文義尚淺故答之曰脩之不已則為聞人今子希慕高遠欲專以絕俗為主故僕欲于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答晁禮丞書

禮丞晁君足下某始識足下時年未冠身未婚建令四十有四娶妻生子長子復納婦矣足下策名十八載官未出奉常丞青衫白髮司闕市之稅某擢第後足下一年為尚書起曹郎典大邦被金紫其間又再為制誥舍人一為翰林學士以某之所得較足下之所屈用時態觀之某不為不多然道不行則一也某褊狃剛直為衆所知雖強損之未能盡去夫今之領藩服當衝要者必先豐厨傳以啗人口勤迎勞以悅人心無是二者雖龔

黃無善譽矣某皆不能也唯官謗是待又眼病虛花不
欲久視鬣蒼髮白老相見逼終日閱縲囚呵胥吏於刑
名錢穀重輕欺詐間用機械以決勝負其于文學無一
點墨落紙豈吾道之所欲也今得足下書暨東陽西楚
文賦二編覽之無斃乃知足下屈于官而大伸于道者
也某缺于道而微得于官者也江都彭門亭里連衰長
淮芳草與春色俱綠把袂未期秉筆無賴強食自愛以
俟大來不宣某再拜

上史館呂相公書

月日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齋戒拜書有言于相公執事某累日前以久不修謁求見相府相公以某館中諸生召坐與語某竊不自料遂以書日歷為請相公因及史氏廢墜闕人編修且曰國子博士李覺屢以修撰干時政事某雖對以梗槩曾未畢辭退食徬徨不自寧處何哉古者守道不如守官故以弓招虞人而不進者不見皮冠之故也某雖不才忝在史職至于記簡牘之事

定褒貶之文不為僭也李覺位列國庠當教胄子以詩書禮樂講誨誘而已又安得授之史筆哉今館中之士先進者有若銓部員外郎安得裕左司諫兼直祕閣宋泌皆砥礪名節老于文學俾之修撰輿論歸焉其於後進十數輩不敢自銜慮有朋黨之刺也在相公熟叅之相公且曰史筆之難有三焉才也學也識也相公豈以館閣諸生才學識見皆不及覺邪則捨此而取彼可矣若猶未也相公又何如哉况朝行混雜也久矣唯三

館兩制非文士不居一旦又輕之益掃地矣必相公盡
至公塞浮議莫若徧召直館與覺聚而庭試以考之則
是非較然矣若因而授之取笑千古之下則某恥之相
公亦恥之矧相公監修國史得不留意乎干犯廊廟躬
俟譴責某惶懼頓首

答丁謂書

學士謂之足下間者遞中書至且與詩俱書之所指皆
中吾病非謂之愛我不能至是之切也語曰某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不遠復
无祇悔此皆古聖賢之旨吾將踐而行焉然書之所謂
為善無近名名者公器不可多得云名者吾亦有答焉
夫名之于人亟且大者也蓋修之于身則為名節行之
于世則為名教名廢則教幾乎息矣且名惡可近邪惡
可得邪苟無其實雖欲近之遠矣雖欲得之失矣是以
仲尼修春秋以名為主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彼齊
豹者欲得不畏強禦之名而聖人不與三叛人者欲蓋

其惡名而聖人固書之甚哉仲尼之于名之急也今謂之第一進士得一中允而欲與世浮沉自墮于名節竊為謂之不取也又謂吾之去職由高亢剛直者夫剛直之名吾誠有之蓋嫉惡過當而賢不肖太分亦天性然也而又齒少氣銳勇于立事今四十有三矣五年之中再被斥棄頭白眼昏老態且具向之剛直不抑而自哀矣孟子四十心不動養浩然之氣先師五十而讀易可以無大過吾將從事于茲矣謂吾高亢則無有也何哉

吾為主簿一年奔走事縣令為縣令三年奔走事郡守

郡守即柴諫議成務也縣令即崔著作惟寧也今皆存
焉可問而後知也在三館兩制時倍吾年者皆父事之
長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謂之高亢吾其如
何哉是蓋以成敗為是非以炎涼為去就者謂之云當
吾在內廷掌密命親我者不曰予高亢剛直將不容于
朝矣又不當面折某人邪不當庭爭某事邪及吾退而
有是說非知我者也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

如子何孟軻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謂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叅以為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舜作漆器諫者不止君豈有明于舜乎事豈有小于漆器乎蓋塞其漸也退之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叅蓋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叅以自解則曲在紳矣吾又見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

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弘中庶問江西以吏部
鉅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
夫如是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者也謂之其少
詳焉雖然謂之之親我昆弟不能及也吾敢不多謝而
自悔焉東閩風土與中土異善飯自愛是吾心也月日
某頓首

小畜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一百四十四

集部

小畜集卷十九

宋 王禹偁 撰

序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三諫書序

東觀集序

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送張詠序

送鞠仲謀序

送孫何序

送丁謂序

送王旦序

送戚維序

送譚堯叟序

送牛冕序

送李巽序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周易彩戲圖序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雍熙紀號之四年冬十有二月寶圖大昌歲律將暮日窮次而月窮紀方及送寒車同軌而書同文咸歸大化五行以之順序六氣以之和平繁雲翳空密雪飄野至誠攸感爰當大蜡之期上瑞斯呈何止小康之兆乃始也陰風淅瀝微霰悠颺散五穀之精華潤三農之畝畝

上林未暖而花發禁柳不春而絮飛星榆之葉下青冥
琪樹之葉飄滄海點綴於五城雙闕飛翻於三市九衢
溟濛而遠蔽耕壇凌亂而光生御座天顏怡悅臨軒乍
滿於重瞳民心乂安在野惟聞於鼓腹則有天祿石渠
之士鴻筆麗藻之臣覩是休祥聿陳歌詠風雅作矣見
王化之興隆物情誘之動詩人之藻思同稱聖感互達
天聰皇帝樂善忘疲誨人無倦詔令向所進者咸可屬
而和之損箎之韻相諧黼黻之華交映虞歌魯頌鏗鏘

俱合於聲詩王後盧前頴脫各呈於鋒銳賡歌既罷睿
覽尤嘉于是宸睭曲迴王言煥發示天心之善誘降御

製以作程稱賞良多激勸斯在遂使四方文士不敢言
詩五榜門生咸思閣筆夫如是則周穆之詠黃竹祇因
陰沴而興懷漢祖之歌大風但以壯士而為念未若我
六出之瑞不愆伏於天時四始之興乃形容於盛德而
又賜以聖作耀乎人文是可以播大宋之樂章躋攀三
代表聖人之能事糠粃百王且夫其言七同七星之垂

象其句八同八音之治世其韻四若四時之成功有以
見睿哲文思不徒然美宜乎編羣彥之什附一人之詩
煥此昌期傳為嘉集俾夫千古而下六義孔昭且知文
物之大興君臣之相合也不其盛哉臣稽古寡聞效官
無績堯廷擢第雖有玷於科名吳郡字人實久拋於筆
硯序茲盛事頗媿非才亦猶清廟有儀必覆之以茅屋
錦袍在御或尚之以褰衣幸獲紀於文明庶有光於賤
吏臣謹序

三諫書序

臣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稽古道而行况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敝者乎臣遭遇入朝叨竊名器更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痛直道之難行放逐以終而詞氣不屈布在方策千古如生苟舉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以搢紳

浮競風俗澆漓率多躁進之徒鮮聞篤行之士不移舊俗漸紊彛倫臣故獻劉實崇讓論其二以齊民頗耗像教彌興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甚於斯臣故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舉因循官常隳紊署置不已俸祿難充但蠹疲民罕聞良吏臣故獻杜佑併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濶亦欲使昔賢遺恨發自微臣前代遺文興于聖主者也每篇之末臣別有起請條目指陳時病稽合前文庶引古以證今必朝行而暮

復又自立問難綴于終篇斷在不疑以絕浮議待罪之
至引表具焉

東觀集序

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與位并則敷而為業臯
陶益稷謨伊訓之類是也道高位下則垂之於文章仲
凡經籍荀孟揚雄之書之類是也洎三王道喪五伯風
行有位之人以彊兵為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辯為文章
雖兩漢過其頽波而六朝蕩其餘燼天未厭德付於李

唐然而三百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者貞觀開元文
章之盛者正元長慶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企及三
代其惟聖朝我法天崇道皇帝之宅天下也守堯之仁
躬禹之勤奮成湯之武闡姬昌之文仁以布政故兆民
之心歸焉勤以開國故九土之貢入焉武以定亂故奸
雄跋扈弭焉文以化俗故詩書禮樂行焉是以儒教興
賢臣出事業昭于上文章燦于下德生人而未有道與
皇而比崇天下文明我弗多讓然而漢文之代賈誼之

道不行元和之間李賀之才自天天弗與命位不稱才
豈曰無時亦將有數故著作郎直史館羅君之謂乎君
諱處約字思純其先京兆萬年人曾祖彖長安令彖弟
衮有文學大名厯事僖昭二帝入梁為諫議大夫有文
集行于代祖僅萬年令父濟皇朝太常丞處約九歲能
賦詩十三通經義尤長于易故所為文必臻乎道二十
六御前擢進士第解褐宿州臨渙薄再命蘇州吳縣宰
得大理評事雍熙中被召赴闕試文於相府制授大著

作直太史氏面賜銀章朱紱以榮之明年乘使車將帝命按獄訟於江浙採風謠於湘潭舉善發姦不避權貴雖被劾者側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卧疾終于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儔也友人翰林學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某以布素之交哭之慟收其遺文灑淚編次勒成十卷以其終于史職目為東觀集總訶詩賦頌私試五題雜文碑記書啟序引表狀祭文凡數百章十萬餘言其間有

東臯子楚義帝碑錄希夷子言書野叟壁數篇極乎天
人之際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噫國初已來才有餘而
位不至者若壽光李均襄陽觀風從事郭昱太常博士
董淳太子中允顏贄斯皆賫志沒地垂之空文異日國
家詔史臣修文苑傳此數人者不可遺也使處約之名
與之同列文亦無愧行又過之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賢
之盛也故并序其官氏拜章進御乞付三館亦所以備
史筆之闕文也

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皇上省徽號之明年春正月尚書郎直宥密上谷寇平仲葬先正少卿于西維君命也外姻同位飲而餞之咸以為哀榮之極矣初少卿之終也平仲尚幼葬是以緩洎平仲十九登進士第三遷得佐著作尹成安縣成安大名之屬邑大名少卿佐幕之地也親友間有以葬事為請者平仲曰未也於禮子為大夫父為士祭則大夫葬則士吾先人以懿文茂行中甲科遭時亂離終於下

位今吾雖為王官尚未通籍苟贈典不及則吾先人陪
臣矣若以士禮葬之吾弗忍也且非所以顯吾親而成
吾孝耳議者聞之曰寇氏果有後于宋乎其志大也越
明年遷殿中丞循恩例也時夏師未復兵食頗艱乃詔
平仲使西北邊歸上便宜因得召見試禦戎論稱上旨
制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且以邦計之地吏緣為姦輟史
筆之才試奏刀之利君子不器斯之謂與會詔下百官
各言邊事平仲慷慨拜章極陳利病天子壯之不數日

擢拜虞曹郎寘于密地尋以天官之職委焉出領銓衡
入備顧問揚清激濁物論多之既而有司以平仲貴為
侍臣當贈父母故少卿太君之命並行焉平仲於是卜
地開阡擇日請告上可其奏贈禮有加翌日別堯階趨
雒泃金印紫綬白馬素車且護先太君之神柩附焉禮
也君子曰少卿之積善餘慶也既如彼平仲之遇主榮
親也又如此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少卿有焉經曰
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平仲有焉羣公著位明庭弗克會

葬蓋各賦詩取白華之義歌孝子之潔白乎直鳳閣王
某序以冠其首云

送張詠序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縣有
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祿微弗
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
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
其祿蓋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

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歎儕胥伍吏區區于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苟縣政有闕率曰吾將罷茲邑而適他邑烏用革焉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涖他民烏用易焉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無所惜焉風行雷同寢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之故也將拯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

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
縣政有闕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
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王乎清和張詠
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外讀書無虛
日秉筆為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
我王命莅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
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亦孔之
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琴

足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
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峩媚其戶牖鱠得魴鯉果多橘柚
吏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
云爾

送鞠仲謀序

皇宋嗣位之五祀余始隨計吏識鞠生于場屋中是歲
余與生俱為御試所詘胥別輦下邈無音塵八年春余
第中乙科生以家艱不預於選閱同年之籍不下二百

人無生之名為長太息矣洎余解褐掌簿書于成武句
縣即隋之戴州也庭有頑吏土無秀民或通刺而來者
皆腐儒也以是供吏職奉晨羞外經旬浹月未嘗與人
通而生獨叩扉而來余既喜且媿蓋喜生之命駕而媿
生之未祿也問其行則曰哀瘵之中不敢事筆硯而事
家產姑以卜葬為事耳曰某之先考洎季父俱以游宦
終于理所今悉扶護而歸將祔于故里且出中諫蘇公
德祥餞行文序以示余夫蘇公天下之名士也非生之

博雅篤行又烏背序以褒之且述生自申抵陝歷河陽

下洛都由浚郊而東至于高密迂行曲塗殆近萬里

事具

蘇州諫序中

非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孰能與于此乎余因念

家本寒素宅于澶淵梁季亂離舉族分散叔父沒于兵
而葬雷夏伯父沒于客而葬博關太夫人又旅葬于濟
當時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錫之地以息幼累况殯禮
乎今茲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况塋域乎一旦
覩生之行事良可慟哭噫堂有嚴君微得月俸以奉甘

肯則生之幸民也野有露骨無土地以厝窀穸則生之
罪人也誓將積餘俸市高原捧土起墳負骨歸葬以繼
生之行事則所願畢矣辱生之來起余以不匱之志受
惠多矣生之門第文學已脩蘇公之筆故不書但感慨
而序云

送孫何序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
捨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

弊復古宜其有聞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
守文垂三十年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
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
為己任蓋亦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先是余自東觀移
直鳳閣同舍紫微郎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進士孫
何者邪今之擅場而獨步者也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
以生之編集惠余者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
落落然真韓柳之徒也其間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謂

儒家者流非出于司徒之職使孟堅復生亦當投杖而
拜曰吾過矣又徐偃王論明君之分室僭之萌足使亂
臣賊子聞而知懼夫易之所患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
謂見霜而知冰矣樹教立訓他皆類此且其數千萬言
未始以名第為意何其自待之多也余是以喜識其面
而願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闕下即過吾門
博我新文且先將以書猶若尋常貢舉人恂恂然執先
後禮何其待我之薄也觀其氣和而壯辭直而溫與夫

向之著述相為表裏則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行生實具焉宜其在布衣為聞人登仕宦為循吏立朝為正臣載筆為良史司典謨備顧問為一代之名儒過此則非吾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余非多可而易與者也凡百君子宜賀聖朝得賢吾道之不墜爾

送丁謂序

主上躬耕之歲僕始自長洲宰被召入見由大理評事

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是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議之餘歷覽忘怠然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倦者有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可采其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其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況宗經樹教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得六經旨趣僕因聲于同列間或曰有濟陽丁謂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

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且渴其惠顧于我也今春生果來益以新文二編為書以投我其間有律詩今體賦文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間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由是兩制間咸願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乎哉學之富人也豈貲也乎哉今之不勤于道不力于

學而望人之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告歸許田
序以為贈

送王旦序

聖人籍千畝之歲元老膺三入之命王澤大賚廟謨惟
新有善必興有惡必去廼放鄭侯以肅京輔有以見善
人為邦而不善者遠矣言念圃田擇賢而治用禦暴橫
是資循良先詔侍御史范陽盧公牧而撫之次命殿中
丞瑯琊王公通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貳卿

之子也以雄文直氣揚其父風以儒學吏才張為國器
是行也所任雖小而所委重大西門秋風北闕行色四
牡夙駕五馬迎郊朝僚知其得賢郡人歌其來暮右省
諫官王某蹟鄭民之旨為詩以送焉辭曰昔我鄭邦
厥守不良厥佐吐剛吾相疾之吾君竄之我民用康今
我鄭封其守惟公其佐惟通吾相僉之吾君命之我民
其豐滎澤之獸溱水之魚泳爾清流毓爾豐芻不弋不
網與民同蘇匪我聖君匪我相臣暴曷去兮賢曷舉兮

革我苦兮為樂土兮

送戚維序

崇位厚祿人心弗欲者鮮矣然取之不以道昔人不貴
焉是知學古入官沈于下僚者非君子之恥也監官戚
君始以儒雅受訓于庭復以文學策名于國終以廉平
莅事于官下筆到古人誦書得聖理家門嗚嗚敦大易
之象親族熙熙有邃古之風士流之家仰為模範用是
而進雖位未崇祿未厚固不為恥耳自釋褐已來縻郡

曹沉邑佐顛躓窮苦者二十年晨夕芳鮮曾未快志况
温飫妻子乎去年叅常調選于天官始授郡主簿輦親
挈子來即譙毫修吏職外日得以俸給躬薦甘滑綵衣
煌煌色若自得古之稱孝子者殆將無及今年秋國家
以蜀之令長闕而未補用是有遂寧之命公不以遐適
為念而以違養是患且曰退耕無田則伏臘寅酉其可
虞乎進而取祿則温清喜懼得無思乎藩羊其羸進退
安據復自念曰與其千里負米孰若五斗折腰者邪一

旦捧天書稟親旨拜手北堂膏車西下白華在咏心其
搖搖劍關倚雲遐指天末名利之役其若是歟噫導一
人之澤福百里之民亦足行乎道也食有道之祿及高
堂之親亦足光乎孝也割慈去里無庸介懷矧皇朝平
蜀已來宰邑相望于候館是以宋紫微由小著往楊侍
御自拾遺出是役也安知遂寧不為大來之朕乎行哉
勉旃勿以銅墨為媿耳

送譚克叟序

古君子之為學也不在乎祿位而在乎道義而已用之則從政而惠民捨之則修身而垂教死而後已弗知其他科試已來此道其替先文學而後政事故也然而文學本乎六經者其為政也必仁且義識理之有體也文學雜乎百氏者其為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未深也是以取士衆而得人鮮矣官謗多而政聲寢矣吾友殿丞譚公其近者歟讀堯舜周孔之書師軻雄韓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譽聞于鄉里其從政也惠布于郡縣先是君

解褐得廷尉評尹邵陽縣湘民受其賜再命得通判犍
為郡蜀吏畏其能會天子欲廣視遠聽黜幽陟明詔廷
臣之親信者採風謠于蜀部復命之日奏君為理最亦
既受代丞相以名聞且將召對有日矣丁太夫人憂公
聞訃號絕見星而行泣血三年不交人事君子以為知
禮服闋循常典除佐著作翌日有司舉舊事以言制授
殿中丞旌善政也議者謂君必直東觀為史臣立一家
之言垂千古之誡斯當仁矣而襄陽大郡通理歲滿執

事者以君塞詔焉人以為滯才君以為得所蓋將葬父
母植松楸焉畢婚嫁備榛栗焉然後郟陽捷為之化復
行江漢惠加于俗政聞于朝則排金門上玉堂豈為晚
也同雲四合臘雪將下醜酒叙別得無言乎

送牛冕序

今天下之士由科試入仕者以第進士為美名隸京官
者以游三館兩制為近職釐外務者以任刺史二千石
為親民語名郡者以丹陽為重地疇能兼之吾友隴西

牛君有是夫君嘗倅貳郡牧一州所在稱理有龔黃之
政焉又嘗佐秋官詳庶獄事無枉撓有于張之風焉游
館殿專筆削褒善貶惡有班馬之辭焉好風什多吟咏
寒苦清麗有元白之思焉求外官能得大郡向所謂美
名近職親民重地者君無而無媿矣君是行也上有垂
白之親下有趨庭之子家人嗃嗃而內輯兄弟怡怡而
外和含飴弄孫盡高堂之樂腰金拖紫居百城之長為
儒之榮至矣為子之道光矣其當報吾君而惠吾民者

乎勿使採詩者聽伐檀之刺也

送李巽序

古者設關所以禁末游為市所以通貨殖後世因而有
稅焉亦以資國用而佐地征也歷代使之未嘗或已舊
制皆委郡縣署胥徒以掌其務故侵漁自奉利入于下
割剝公行怨歸于上不有釐革孰為經久國初已來始
用儒臣以蒞之錫之皇華尊其任也委以利柄觀其器
也是以周行之士由此而進焉端拱元祀夏六月詔以

光祿寺丞李公督婺州闕市之賦遵歷試也君建陽人少以文章干祿江表神德平吳之六年皇上嗣統之三載始隨計偕求試于大宗伯君尤善辭賦得貞元長慶時風格如土鼓蜃樓數篇皆辭理精妙出人意表故秉筆者許之僕時在場屋與之游者凡三年同登乙科交分益至是以君之文行可得而熟矣宜乎立丹墀奮鴻筆作邦家之秀為搢紳之光而適海隅釐冗務者何哉益建谿婺女實隣境也君離邦去里自閩之蜀官歷再

命年將一紀堂有親老室有妻子是行也道未暢於國
孝可成于家也士君子聞而榮之噫行道之要利不如
義立事之幹義不如利昔君佐管城宰晉原撫民人親
稼穡非謂義乎今君奉朝命臨外司歛闕征助經費非
謂利乎義以行之利以幹之政成歸朝何攸往而不濟
上國殘暑江天早秋涼風入懷舊物在目郡守迎勞鄉
人詠歌徵四牡以讌使臣唱白華而延孝子柅輶車于
故里侍板輿于任所有道之祿得以及親無外之時得

以聚族綵衣奉養何樂如之至止之日為我登八詠樓
賦新什以寄遠即嘉惠也懷安敗名樂不可極仲權其
志之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吾讀兩漢書見制語宣下未始不以舉孝悌力田為急
宜其風俗淳厚宗社長久矣今天子大孝如舜至仁如
堯恥言霸圖純用帝道然而乘五代之疵國化百年之
汚俗以為非孝悌不足以敦本非旌表不足以勸民南

昌舊都胡氏大族一門守義四世不析乃降詔命旌其里閭聲聞于天風化于下大哉聖人之于孝治若是之亟也自爾胡氏登進士第者二人授助教者一人今歲壽寧節胡氏子有獻華封之祝者上益嘉之制授試秘書省校書郎面賜袍笏勞而遣焉且頒御書以光私第由是有位于朝有名于時者校書皆刺謁之且盛言其別業有華林山齋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生徒樹石林泉豫章之甲也願得詩什夸大其事自舊相司空而

下作者三十有幾人詮次官紀爛然成編再拜授予懇
請為序夫南陔白華古詩人之美孝子也有其義而亡
其詞仲尼存其篇子夏序其意東哲補其文况身被皇
朝之化目覩孝門之事有是歌詠播于聲詩而序引無
聞文士之闕也且使後之採詩義觀國風者將何取實
焉時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序

周易彩戲圖序

先師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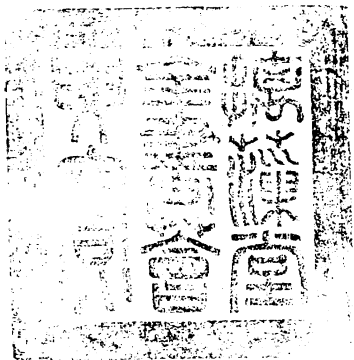
之猶賢乎已此言心無所據則淫欲生焉故雖博奕可也自博而下戲之雅者自李邵彩選士子多為之復有叅陰陽家流列神仙之事為銷夜選仙圖者亦行于世蓋為戲不同同歸于無益也戲而有益者其周易彩戲圖之謂歟同州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岐君賁登進士第尚竒好古獨行寡合文學之外尤耽易象善戲善誘製為此圖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君象也人臣不敢為戲自餘每爻當碁子一路爻有吉

凶子有賞罰遇謙謙君子者終局有賞而無罰遇以訟
受服者終局有罰而無賞周旋曲折至于大方此圖勢
也以骰子二隻得陽九陰六之數者先之此局例也又
以黃裳元吉人道之具美遇之有不爭而勝矣以至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則贏輸未可知也得陽九之彩者勝
焉故起于屯而終於坤也俾夫消息盈虛之道吉凶悔
吝之理談笑抵掌斯須不離易象不習而自精人心雖
戲而無蕩大哉岐君之用心也可與投壺鄉射揭而並

行比夫雜戲遠矣好事君子得不家藏而時習乎



小畜集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 臣金光悌

謄錄舉人 臣秦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小畜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五

集部

小畜集卷二十

宋 王禹偁 撰

序

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馮氏家集前序

皇華集序

商於驛記後序

左街僧錄通惠大師文集序



送鄭褒序

孟水部詩集序

送薛昭序

送上官知十序

送廖及序

送李蕤學士序

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送翟驤序

送徐宗孟序

送江翊黃序

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臣聞周文靈沼詩人著魚躍之詞漢武橫汾史氏載鴈
歸之什義存小雅語煥青編屬在昌朝繼茲盛事我法
天崇道皇帝誕膺駿命光啟鴻基當千年下武之期為
一代好文之主皇墳帝典窮步驟於宸機辟宿奎星煥
文章於御筆然而動循禮法志尚憂勤來燕來宜式叶

鳧鷖之詠弗灑弗掃恐招蟋蟀之譏于時淳化之年暮
春之月莫筴初生於一葉牡丹乍拆於千苞乃召侍臣
爰開曲讌入內園而洞啓望綺席以霞舒風遞鳴梢乍
見七香之輦波搖水殿齊瞻八彩之眉歡呼方到於軒
墀侍從共登於欄檻親承睿旨競剪宮花露濕冠纓表
君恩於湛露香籠襟袂雜帝座之天香次臨積翠之池
咸舉不綱之釣忽宣竒韻俾賦新詩既奉詔以援毫各
爭妍而構思天顏咫尺強叩於蕪音聖語褒揚實同於

華袞俄頒御製復見宸蹤魚堯舜禹湯文武之才備鍾
王歐虞褚陸之體詠歌無數傳玩為榮恍若夢中入閭
苑瑤池之境渾疑天上得金簡玉字之書既而尚輦更
衣保章告刻觀乳魚而罷釣自契深仁思中鵠以為娛
未忘習禮于是奏騶虞之節挽烏號之弓振振盤石之
士子赳赳登壇之將帥心平體正發金鏃以無虛目駭
神驚捧金壘而獻壽堯樽漱滌滌樂鏘洋合經義於五
爬自同往哲逞雄心於一豕堪誚前王不醉無歸盡歡

而罷越明日復出御製賞花之什五章章八句十章章

四句首示輔臣次傳近位文含五緯韻叶八風鏘乎治

世之音大矣經天之作雅頌之道雖易俗而移風元首

之歌亦君唱而臣和讓章雖上宸旨弗移况兩制三館

之臣幸當文理美千載一時之盛寧寢頌聲各進數章

共成一集雖羣星向日更無嘒彼之光而衆草偃風亦

助穆如之勢其間有燃萁欲速既醉成篇或體律未諧

或風騷無取上咸令甄錄曾不棄捐亦猶朝百谷於滄

漢未嘗辭露會九江於雲夢足得包荒臣叙事非工言
詞鮮妙五吏寫詔無王勃之雄才百僚和詩非太真之
高等久在育材之地躬承善誘之恩用紀文明輒為序
引書之國史何慙天馬之歌垂作人文不愧景龍之集
謹序

馮氏家集前序

仲尼以三百篇為六經之首以其本于人情而基于王
化故也然而刪其義次其章繫乎國風雅頌而已不顯

乎人之氏族也洎卜商作序篇之首始或著焉若鷓鴣
之什直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
以遺之蕩之什又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雲漢之什亦
云仍叔美宣王之類是也其餘或稱國人怨而作是詩
也稱大夫刺某王某公也故詩人名氏闕者多矣逮乎
離騷則自云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後之人故
知其為屈平也且夫刪詩無聖人序詩無子夏採詩無
古官則作詩者得不以家集自見乎蓋存其詩人可知

矣察其人國可知矣詩之集也豈徒然哉亦國風雅頌
之遺制耳馮氏家集者故江南常州觀察使始平馮公
之詩也公諱謚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壽
春當李氏之進大號也公之長兄某實為國相公亦以
文章器業歷踐清顯典掌誥命出入臺閣者數十年然
以氣直道孤嘗被放棄進退以道識者是之周顯德中
將平淮甸公以祠部貳卿為東都副留守

江南以揚州為東都王

師之傅維陽也公督勵士卒堅守不下竟以援兵不接

城陷而來世宗一代真主素聞公名見而竒之曰忠于
所事名節之士也擢拜太府卿留闕下三載公朝之暇
與中朝卿大夫以詩酒自樂篇詠間發傳于人口今首
台李僕射方掌內制與公卜鄰投分頗厚故集中有贈
李學士詩云鄰居纔十步交分已三年既而江南割地
內附願比藩臣世宗許之因授公尚書刑部侍郎且令
持節歸國南轅之日揆相賦詩一首書羅巾以贈之公
答云羅巾揮逸翰送我出夷門保惜安懷袖流傳與子

孫其與時賢相知也如此公既歸故園慨然有挂冠之意李氏待之益厚不得已復授中書侍郎歷吏部尚書遂有毘陵之拜實以某年某月日終于位太祖平吳之歲金陵罹于兵火士流之書蓋煨燼矣隸公府者僅有存焉初公嘗以所業文集獻于本國至是亦入貢矣為

揆相賜得公詩集張本

俄而公之諸子歸于朝廷首台猶為翰林

承旨見公之子弟憮然有故人之念且徵其家集馬對以兵戈之中喪失殆盡相國歎息久之且曰上嘗以江

表圖籍賜於近臣

時太祖末年故云上

某獲先君子詩一編凡百

餘章常眈味之混同已來俟得全集今盡亡矣子孫何
觀焉遂出而付之因得傳寫於昆仲間公之季子太子
中允伉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宦來
商於仲咸方佐是郡居一日携家集相示且具道其始
末焉某再拜而受之三復而閱之見其詞麗而不冶氣
直而不訐意遠而不詭有諷諭有感傷有閒適落落焉
鏗鏗焉真一家之作也惜乎公之文不可得而見矣公

之詩幸可得而傳矣公之志從可得而知矣匪獨藏于家亦將行于世後之人有如吳季札者國風可辨也有如韓宣子者周禮可見也豈徒錄遺文彰餘慶而已哉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李相之謂乎周太史曰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馮氏之謂乎盛乎哉公之長子僕今泰州海陵令次子侃國子博士並文學策名于江左次子儀岳州推官次子价渝州從事暨仲咸皆登御前進士第與夫諸弟諸孫奉箕裘服名教誥誥濟濟馳驟

于好文之代庸詎測其涯岨乎夫如是則公之負偉才
遇多難入為王官終于陪臣位雖至而道不行矣天其
或者貽于後嗣而行于聖朝耶君子是以知馮氏有後
于宋矣某辱同年之顧覽文人之作敢序梗概少揚休
美庶垂于不朽焉先是公之孫元度自序先集附於篇
末故某之所述特曰前序云時淳化三年正月五日序

皇華集序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肆覲羣后觀省風俗黜陟幽明

而已後代沿革命使巡行兩漢已來其任尤重非稽古
有識之士不得與焉皇上黜霸道立民極褒拔秀茂輯
寧黎元以為四海之大蠻夷殊於華夏非號令則教不
被兆民之衆惇嫠困於豪右非詢問則情不達百方之
廣循良雜於苛暴非考覈則人不勸舉行幸之典慮供
億之勞乃詔輔臣精擇邦彥按郡國之政張朝廷之威
名于延英授以密旨膺是命者凡若干人濟陽丁君實
使閩越君始以文學高第進復以政事課最聞朝僉曰

然帝命惟允君之出也名賢惜其去天子重其任惜其去者以為書典謨備顧問惟君稱其職矣重其任者以為八州之政萬里之俗非君孰可使矣于是黃樞密勿之臣青宮調護之客兩制三館造士名儒咸賦詩以送總若干首今春赴朝集之期奏風謠之事虛懷見納前席移時黜者無怨言陞者無異議盡以民瘼達于帝聰上心豁如咸可其奏重慰遠俗勞而遣之都門祖行即席探韻又得若干首合為一集播於四方道出維揚以

序為請敢徵古義命曰皇華年月日序

商於驛記後序

有唐都長安三百年商於為近輔地望雄劇亞于同華
其擇用郡守皆尚書名郎暨諸寺少列入拜中丞諫議
者徃徃有之自大厯貞元之後王室微弱李希烈陷大
梁李錡繼叛由是汴路或不通焉吳越江淮荆湘交廣
郡吏上計皇華宣風憧憧徃來皆出是郡蓋半天下矣
故郵傳之盛甲于它州會昌中刺史呂公領是郡新是

驛請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文其記太子賓客
柳公權書其石秘書郎李商隱篆其額皆一時之名士
也觀其文不獨記斯驛之盛大率頌呂公之政耳自唐
風不競鼎入于梁長安廢為列藩商於化為小郡輶車
罕至傳舍孔卑古驛無餘遺文空在運歷五代時踰百
稔痛乎呂公之政事三賢之文章世莫得而聞也皇宋
淳化三年詔太子中允始平馮公知斯郡才大務簡居
多閒暇一日讀商於驛記見數字剝缺慨然嘆之且慮

碎于樵牧之手亟命移徙立于便廳四賢之風想像在目俾夫後之好事者模印傳寫無翼而飛自馮公始也馮公名伉字仲咸嘗策名於江左歸朝由同州戶曹掾舉進士得御前第某之同年也式序始末題于石陰呂公記不書名蓋遺之也又惜其今之人弗遂知矣地僻無書未獲討閱俟學唐史者補其闕文某年十月十九日序

左街僧錄通惠大師文集序

釋子謂佛書為內典謂儒書為外學工詩則衆工文則

鮮並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贊寧其先

渤海人隋末徙居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瑁考審皆隱德

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

大師於金龜山別墅時梁貞明七年也武肅王錢某專

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

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王薨文穆王諱嗣

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

諱宣德節度使奉國節度使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
儼故工部侍郎是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
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楊暉
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於光文大師彙征授詩
訣於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為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
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
謂之文虎大師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
置本國監壇又為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脩明緇徒

整戢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携版圖歸國大師奉真身舍利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名對滋福殿延問彌日別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惠故相盧朱崖深加禮重叅知政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為恭謹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御之日墮書褒美居無何徵歸京師住天壽寺叅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嶺聖賢錄又集聖賢事跡凡

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
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錄先是故相文貞公懸車
之明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傅九老之會得舊相吏部
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
州刺史判金吾街仗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
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
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
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焉文貞公將讌于家園

形于繪事以聲詩流詠播于無窮會蜀寇作亂朝廷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大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于本國歷武肅文穆廢王忠懿凡四世于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泰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上凡十五朝而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叙引未立猥蒙見

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別錄凡內典集壹伯伍拾
貳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因徵其世家
行事備而書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于茲取信云
送鄭褒序

閩人鄭生成之舉進士來輦下會詔罷去枉趾滁上是
歲日官置厯閏在孟秋署之煩酷於前一月為甚某性
不能耐熱每見生不表絺綌而出且慮生怒某之失禮
生退則卧涼軒更僕交扇而流汗不減因留生俟秋而

行生曰褒有母且老向之去數千里別數百日者欲干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褒之在母左右也今詔已下將及閩及閩則鄉人必以告句吾母必美程數日以待褒也後一日即貽母之憂用是不敢聞命矣某曰生其純孝歟昔穎考叔以遺羹之意感鄭莊公丘明美之某無怙恃不足以應生教為生泣而賦詩亦足以警世之為人子者

孟水部詩集序

余總角之歲就學於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

其中有絕句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曾絕重湖路七千憶

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余固未知誰氏之詩

矣及長聞此句大播人口詢于時輩則曰江南孟水部

詩也游宦已來求其全集卒不可得咸平己亥歲余自

西掖出領齊安未幾詔除太子中舍孟唐為黃州司馬

訪其氏族即水部之子也因捧其家集且請為序水部

諱賓於字某生於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并

州隔萬山吾家多難謫柳連幼擅詩名吟咏忘倦後唐
長興末渡江赴舉岐師李泰王曦館于門下晉相和魯
公凝禮部王尚書易簡翰林承旨李學士慎儀刑部李
侍郎詳咸推薦之由是詩名籍甚游舉場十年故有十
載戀明主之什凡八章五上登第故詩云兩京遊寺曾
題榜五舉逢知始看花晉天福甲辰歲禮部侍郎蒙門
人也尋以拜慶就養歸於長沙時馬氏專據湖湘大開
幕府遂以賓席縻之俄出為永州軍事判官歷陽山縣

令漢乾祐末馬希光兄弟閱牆尋戈不已江南李氏命
邊鎬為將以兵陷湖南盡俘馬氏之族于建康水部遇
亂無依携光啟年縣印歸於金陵李氏方僭稱唐得之
甚喜故有水曹朱紱之命頃之辭歸玉笥山着道士衣
吉州高使君奏為郡倅不得已用冠褐就職旋歸舊隱
是時江左士大夫若昌黎韓熙載東海徐鉉甚重之會
高越以江南命使迴嶺表訪其所居同舟而出強起為
豐城令既而引去嬉遊吟嘯者二十年老求致仕得本

曹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

江南以洪州為南都

太祖平吳以老

病不任朝謁聽還故里後以令終有金黿集者應舉時

詩也湘東集者馬氏幕府詩也金陵集者李氏詩也玉

筍集者吉州詩也劍池集者豐城詩也總五百五首今

各為一集以官為名蓋古之詩人多求水部何遜張籍

是也唐之詩流多出孟氏浩然東野是也況姓氏官紀

萃于一家又其沒後二十餘年得余為序是以振令名

而雪遺恨也至於雅澹之體警策之句知詩者開卷可

見矣此不復云

送薛昭序

今上即位之五年庚辰歲僕始隨計吏來舉場中聞用
晦名籍甚有司考藝俱登甲科覆試殿庭不中上肯雖
命未遇而交愈親矣故僕送用晦下第詩有明年同醉
杏園春之句擢第之日卒如斯言補吏以來于今八載
洎僕歷東觀踐西垣遷諫官掌書命殆三年矣而用晦
尚以光祿丞領維揚闕市之賦青衫瘦馬受代而來囊

括其文未始銜露何其自待之多也先是用晦之在淮海也雖屈其才亦幹厥事故司漕運按風俗者奏課以聞至是或謂用晦曰可移文相府請酬前勞則增秩之命可得矣用晦聞而答曰非知言也吾學古聖賢之道以取祿位不幸而司管庫又烏以羨財而為功乎如有用我者則闕譏而不征矣豈終為俗吏耶士君子聞而壯之內翰武功蘇君即薛氏之出也視用晦為外兄敦勉誘激俾獻文以自試不得已而從之始以所業四十

編拜章進御天子嘉之試於鳳閣文不加點數刻而成
燦乎千言聳動臺閣翌日循近制改著作佐郎延英中
謝上又譽之未幾有建陽通理之命是行也位雖未充
而名以大矣恩雖未渥而知則深矣詎非歷試之漸大
來之階乎且將慰慈母省元昆浮舟東下吟嘯山水閩
之才子得以師其道閩之遠俗得以觀其政又何窮達
先後之足云乎于是兩制三館之士為歌詩以餞行且
命不才序冠其首

送上官知十序

古者大夫三月而葬戰國已來禮文殘缺葬祔之制動或踰年筮仕者復貪功好名率曰忠臣不得為孝子甚無謂也故吏部著式祖考未葬者不與調選亦救弊之一端耳今聖人以禮示萬方以孝治百姓陳力就列上得忠於國生事死葬下得孝於家臣子之道煥乎有光中吳通理奉常丞上官公起家倅于洋再命蒞于蘇丁先明府憂喪問既至奪情詔來銜哀在公綽有勤政越

明年國家展圓丘之禮灑漏泉之澤幽明存沒靡不霑
泆贈先明府太子洗馬亦既受代飛章帝閣請改葬於
高密詔許之先明府為宰字之官有循良之譽貞遯田
里鄉人法之又見其子擢進士第歷廷尉評遷大匠丞
登朝為贊善大夫令終之日鍾是賁飾非積善有後疇
能與於此乎是行也郡縣郊迎父老改觀褫朱紱具衰
裳號窀穸之前火絛綸之命外姻同位得無羨歟蘇臺
郡守士庶榮而餞之長洲長王某屬邑也序以志云

送廖及序

澤被天下者天下人戴之為帝皇化行一國者一國人望之如父母故五等諸侯南面而治皆人君也但隆殺有異耳仲尼不恥中都之小者行乎道也宓子賤巫馬期盡心殫力一邑者為乎人也豈以位之高下為意乎今之宰邑者異乎是哉不顧已之道不卹民之病率曰吾恥折腰也歎徒勞也曾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百里乎彼百里之民尊其宰而望其惠矣苟施澤于下

盡禮于上固邑宰之職然也矧未能愛下而欲慢上耶
是則天子利及百姓教流萬國不當父天母地脩圓丘
方澤之禮矣所以然者不自大而示有所尊也況民下
哉宰邑者其志之鉅鹿古之名郡也今之邊邑也戎車
未息民賦且繁慘舒之權雖制于郡國字育之道亦繫
于令長廖君由文學之科探政事之要是行也當行道
而惠人矣肯以下僚為念哉

送李蕤學士序

唐韋處厚由考功員外郎出刺盛山為詩十二章當時名士自元白而下皆和之韓文公為之序以為考功顯曹盛山僻郡非處厚道勝自遣不能樂於詩什流播編簡以為美談司封李學士常以文行策名江左上即位之二祀鑠廳舉進士中甲科在館殿十餘年其間司外計典大郡亦尊矣又以史職出佐廬江而怡然自得何道勝之若是耶將見乎吟詠江山傳聞輦轂俾朝之名士若元白者屬和成集某希韓者願為序以繼其美告

行有期聊以為送

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河東柳無疑江左之聞人也。在霸國時，褐衣上疏言時政得失，李國主器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尤忌之，繼出為縣宰。所在有理聲，皇家平吳之明年，隨偽官得雷澤令雷澤僕之故里也。始與之交，逮今幾十五載，連尹三邑州縣之職，困于徒勞，居低摧窮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鬻生雪，朱衣有塵，知

其氣業者共惜之淳化元祀始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携

文三十卷叫閣上書且請以文章自試天子壯之下章

丞相府翌日召試且舉漢時以粟為賞罰事使析而論

之無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為識理體

而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湘源其官尚卑其郡亦

小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與夫諂權媚勢奴顏

婢色因採風謠司漕運者言而得之者遠矣于是沿汴

達淮浮江湖入湘潭是時也可以吏隱未可以行道况

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民訟甚簡兵賦甚鮮固
可卧而理也如能致身于不才之間放意于無何之域
則又不知縣令為著作耶著作為縣令耶或過故國動
黍離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刺則
于道遠矣于生勞矣勉哉無疑善飯自愛

送翟驥序

士君子謂不由進士第者為終身之恥貴而不歸者有
夜行之刺祿不及親者立不仕之戒兼此三者士龍是

行之謂乎士龍嘗策名江表有年矣皇朝平吳之明年始歸于我兵革之後旅食于京師懸于養親不暇擇祿因隨偽官署一部于雷夏考滿改一尉于彭城折腰作吏六七年混無名之徒食有道之祿士龍恥之八年復舉進士科中第遷從事于廣陵廣陵即其里也故廬半空喬木斯拱物華人事依然舊情飄飄綵衣奉版輿而東下昆弟妻子羅列目前手調蓴鱸躬掃墳墓孝子之願畢矣噫大丈夫得其時而行其道者必能師表一人

利澤百姓匪獨善人之謂也然立大功居顯位必由于
命士龍豈無志乎如見其策美名歸故里侍偏親亦旅
人之小亨也行乎哉士龍宜自愛

送徐宗孟序

余去年出內廷臨滁上境與合肥接聞其郡大獄繁號
為難治而使車游客往往道合肥從事徐宗孟者能欣
助長吏咸得其中未幾以書遺我見其文好竒而尚義
者今年果被召赴闕路出吾郡與之言又見其孜孜不

忘于仁義也宜乎慕孟軻而名焉且從余乞言因書以
為送

送江翊黃序

僕直翰林時進士錢易數以文相售其中往往有贈江
翊黃詩怪其名異于常所謂進士者今京西轉運太常
姚丞鉉赴職時來與余別盛言生之才用是于生之名
甚熟不知果如何人也夏六月自內庭謫官滁上下車
數日生縫掖而見觀其風骨秀朗言論和雅則錢之交

姚之薦斯得之矣又繼之以好古近道趣向不俗修之
不已可為聞人况一第哉遽來告行書此為送

小畜集卷二十